

奥地广记

北沟寻古

郑伟基

北沟镇东临登州古城、北依渤海,在这块古韵十足的土地上,有厚重的文化积淀。春暖花开时节,笔者在蓬莱地名办一位朋友的带领下,一路从南王绪村到北林院村,再到栾家口村,开启了一次饶有趣味的寻古之旅。

南王绪古遗址

南王绪村位于蓬莱城西30华里处,距北沟镇驻地不足2华里。村落依山而建,地理位置优越,有诗曰:“东靠迎山钟灵福地,西望渤海别有洞天。”村东北尚存有石砌围墙,高约7米,宽约1米,老人们说这是清末防御流寇时所建,早年东南西北各建有大门和便门。

关于村庄的来历,传说是唐李世民生征时,属下两皇子分别在南北王绪的现址建有“南王墅”和“北王墅”两处临墅。明嘉靖年间,徐姓人家从山西“小云南”迁来定居,因位于南王墅周围,故名南王墅,蓬莱方言中“墅”与“绪”同音,后村民取谐音字“绪”代之。

南王绪遗址位于村南高台上,专家考证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,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。从器物形制变化可知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,对研究打制石器和制陶工艺,以及古代人类的生活水平、习性,有着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。遗址东、北、西三面均为断崖,北侧断崖发现原始居住面,炕坑、柱洞、墓葬、石棺、灰坑及人骨,皆清晰可见。

据1995年版《蓬莱县志》记载:此处新石器遗址“面积8800平方米,邱家庄类型,文化层厚0.3—3米,陶器以夹沙、夹滑石红陶为主,其次为夹省灰褐陶,纹饰多见附加堆纹、刻划纹。采集有鼎沿、鼎足、缸口沿、蘑菇状把手、彩陶片等;石器有石斧、磨棒、磨盘;骨器有骨锥、骨针等。暴露遗址有房迹、合葬墓、灰坑、红烧土块堆积,遗址部分被破坏”。

2006年12月,南王绪遗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13年5月,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在南王绪村东南的窑沟西坡,还有南北长120米、东西宽85米的一片古墓葬群。在墓群的西断崖上,有两座土坑竖穴墓,内有泥质灰陶残器物口沿和器底等。后在道路施工中,又在路边发掘出两座“蜃皮墓葬”,称积贝墓。据说,古人把大量牡蛎壳堆放在墓葬中,具有一定的防盗功能。

北林院古寺庙

北林院村坐落在迎口山北麓,西与南王绪接壤,因地处古时有名的寺庙北林院旁而得名。村北有远近闻名的“星落石”,站在星落石上举目北眺,长山列岛隐约可见,栾家口港尽收眼底。祖辈流传,北林院是“先有(寺)院,后有村”的。

传说北林院村最早是车姓人家落户成村,称“车家疃”。不知道多少年前,空中火光四射,从天上落下无数巨型陨石,不幸砸中车家疃,形成一座突兀独存的石山,当地民间称为“星落石”。

宋末元初,有僧人选中此地,依山造势,建造了一座寺院,并在寺院四周广植柏树,形成好大一片柏树林,人们便将寺院称为“柏林院”。据寺院中的古匾记载:柏林院后来毁于战火,明永乐

年间重建后,雄伟壮观,气势恢宏,占地百亩。前有威严的山门,门内有门神金刚肃立,两侧建有钟楼和鼓楼,院内有戏台,逢年过节,好戏连台,为香客信徒助兴。院中正殿供奉佛祖释迦牟尼,铂金镀身。后殿为千佛殿,弥勒佛和十八罗汉排列有序。

当地老人说,寺院曾有庙地一百余亩,雇工十余人,饲养多头骡马用于农耕,收获供养十几位僧人。僧人修行有素,经常深入民间,为当地百姓做善事,深得乡民好评。蓬莱城里的名门贵族及富绅大户,家有白事必请僧人诵经做道场。

因蓬莱方言中“柏”与“北”同音,故“柏林院”后改为“北林院”。寺院旁因“柏林院”而得名的柏林院村,也改称北林院村,延续至今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北林院寺庙被毁,现仅存三件实物:一是千佛莲台,如缸状,故当地俗称“千佛缸”,现存于蓬莱登州博物馆内,为镇馆之宝。二是弥勒佛全身坐像,存于蓬莱阁宾日楼内。三是现存于北林院村的寺院石碑底座。

栾家口古海港

栾家口村坐落在蓬莱城西20余华里的渤海湾畔,栾姓始祖栾田,于明代中叶从山西小云南迁移而来,落户于海口,故称栾家口。后来栾姓外迁,其他众多姓氏迁入,栾家口竟无栾姓人家。

史料记载,早在新石器时代,栾家口港就和登州水城古港一起,共同向辽东半岛传播龙山文化。春秋战国时期,它是各国的出海口之一。在汉唐时期,是海上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之一。栾家口港至清代中叶形成规模,为水旱码头。东北三省的大豆、豆饼、木材以及天津、江浙及半个山东的物资,都在栾家口码头集散。“日出千杆旗,日落万盏灯”,是当年古港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。

明洪武年间,栾家口修建了抗倭百户所城寨。至今在村北临海处,尚存古城寨遗迹——一段长30米、高7米的古城墙。城墙内的古灯塔,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,依然矗立在海口之畔。峰山顶上,存有烽火台遗迹。1995年版《蓬莱县志》载:“峰山岭烟墩,位于栾家口村南千米的峰山顶端,呈圆状,内填黄土,外为砌石墙体,残高5米,底座周长60米。烟墩破坏严重。”

村中有一眼古井,原来位于百户所古寨城内,为军民共同饮用。村民俗称“营子里老井”,至今井台保存完整。

当年栾家口有大小商号300余家,许多全国闻名的大商号在此都有分支机构,如永顺泰、万顺庆、义和城、双玉和、合源兴、义昌隆、乾坤泰等。现在的栾家口边防派出所,便是原来福成玉商号的旧址。民间曾流传顺口溜:“头顶没有一片瓦,脚下亦无半分地;一家老少几口人,照样吃香喝辣的。”意思是栾家口港繁荣兴旺,就业机会多,钱也好挣。

自古以来,栾家口港就是山东人从海路闯关东的重要集结地和始发地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八路军奉命从胶东渡海挺进东北,6万大军正是在栾家口、黄河营、龙口三地集结出发,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海上战略大转移的奇迹。1949年华东野战军解放长山列岛时,栾家口又是渡海港口之一。

乡村记忆

儿时挖野菜的日子

姜德照

儿时在农村,开春之后,北方的麦地里积雪消融,麦垄里那些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麦苗抖擻掉身上的枯败叶子,开始欣然起来。这个时候,生产队的大人们开始起早贪黑,在麦地里锄草翻土,孩子们则三三两两地出现在麦地里,一手提着篮子,一手拿着小铲,开始挖野菜了。

孩子们挖的野菜人很少吃,更多的是挖回家喂猪。那时几乎每家每户都在自家门口砌一个猪圈,在里面养一两头猪。俗话说:“养猪不赚钱,零钱聚整钱。”意思是,虽然家里养猪赚不了多少钱,但也算是农家人的一个“土银行”吧。一家养一头猪,年底绑了,送到公社收购站卖掉杀了,能换回几百元的整钱。

养猪这个活儿基本是农家妇女的专属,一般来说,人一天三顿饭,猪也要喂三顿。喂猪需要饲料,那年月,猪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,猪饲料基本是地瓜蔓粉碎后加上地瓜干,玉米面饲料很难吃到。当把人吃的玉米饼子、烩地瓜和菜端到饭桌上后,女主人必然要接着熬一大锅猪食,圈里的猪正嗷嗷待哺呢。那时,人将就着能吃饱,猪有时候难以喂饱,就需要用猪菜作为辅食,也就是孩子们到野外挖的野菜。

当年我跟奶奶爷爷一起住。我奶奶家有“三宝”:下蛋的母鸡、喂养的猪,还有念书的大孙子我。她把喂猪看成头等大事,特上心,在自己吃饭前,必须把猪喂饱。她唤猪喂食的“唠唠唠……”声,几十年以后依旧回响在我的耳边。孙子重要,猪也重要,在督促孙子好好读书的同时,她也忘不了每天下午放学后督促我去挖猪菜。

挖猪菜对十岁多的孩子来说,确实不是什么累事,很多时候可以看成是乐事。开春之后,地里的野菜多起来。在麦地里挖野菜,可以一直挖到麦苗长到半人高的时候,野菜长高变老了,猪不喜欢吃了,就转移到山上和坡地上去挖苦菜,因为山上的苦菜长得比较晚,相对比较嫩。还有一种野菜长在洼地中,叫“马珠菜”,后来知道学名叫马齿苋。

记得当时,在麦地里挖得最多的一种野菜叫“山菠菜”,我看网上称之为“面条菜”“麦瓶草”。我在挖这种野菜的时候,经常把带泥的根须一掐,直接摁到嘴里嚼起来,一口鲜美的甜味。另一种常挖的野菜是荠菜。这种野菜人爱吃,猪也爱吃,采回家后,经常被大人们洗净用水泡好,包包子吃。麦地里还有一种野菜比较多,我们叫“麦里蒿”。在麦地里挖野菜,一般是每个人顺着麦畦一直从南到北走过去,再从北向南走过来,低头弯腰,捡巴一样,挖到一棵就丢到篮子里。

我们村位于门楼水库南边,在水库边有一片芦苇荡,往南就是一大片平整的麦田,村南和村东是一片山。记得有一天傍晚,我在麦地里挖了一会儿野菜后,直起腰,看看夕阳从西面落下去,余晖把东面的天也映得很亮,突然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寞感袭来,长大后,自己能做什么?后来回忆起来,觉得可能这一瞬间,我长大了。

我们喜欢挖野菜,并非就专注于挖菜,每天这个时候是家长和老师管不着的时段,可以放开了玩。有时候,我们在村西清澈的小河中捉鱼,捉到后拣些枯树枝,用石头垒个锅灶烧鱼吃。那些火烧的小鱼,比现在饭店里的烧烤鱼好吃多了!有时候,我们还到村里的玉米垛周围玩“捉迷藏”“打仗”的游戏,拣起石头土块,冲啊杀啊,追逐嬉闹。有好几次,我们还与邻村挖野菜的孩子发生过“战斗”,大家吆喝着,一直把对方驱赶到村头。如果邻村的孩子有“增援”,又会把我们撵回来。

我奶奶虽然宠着我,但也不允许我去打闹,尤其是下河捉鱼,奶奶常念叨的一句话是“抓鱼摸虾,饿死全家”。最忘不了的是,有一次,奶奶还真踮着脚,把在河里抓鱼的我抓了个正着。她一路上训着我,用那水中沷过的“洋尕杆”在我背上敲打着。虽然不疼,但也让我再去挖野菜时有了很多顾忌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每当望着麦地里青绿的麦苗,我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,那些在田野里挖野菜的快乐时光在眼前不断闪现。